



城市文化评论

COMMENTS ON URBAN CULTURE

第13卷

主 编 ◎ 田根胜 黄忠顺

特约主编 ◎ 曾 军

副 主 编 ◎ 阎 江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城市文化评论

COMMENTS ON URBAN CULTURE

第13卷

主 编 ◎ 田根胜 黄忠顺

特约主编 ◎ 曾 军

副 主 编 ◎ 阎 江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文化评论. 第13卷 / 田根胜, 黄忠顺主编.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10

ISBN 978-7-5656-3920-3

I. ①城… II. ①田… ②黄… III. ①城市文化—中国—文集
IV. ①C912.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54982 号

CHENGSHI WENHUA PINGLUN

城市文化评论 第13卷

田根胜 黄忠顺 主编

责任编辑 罗 菁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105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http://cnupn.com.edu.cn>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248千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城市文化评论》 编委会

顾问：成洪波 李琳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德胜 尹鸿 田根胜 朱栋霖 刘士林 许明

李忠红 邹晓平 张鸿雁 金元浦 周宪 周晓虹

饶芃子 高小康 陶东风 黄天骢 黄忠顺 康保成

蒋述卓 程发良 鲁枢元 曾军 曾繁仁

主编：田根胜 黄忠顺

特约主编：曾军

副主编：阎江

编辑部主任：许燕转

主办单位：东莞理工学院城市文化研究中心

地址：中国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大学路1号

邮政编码：523808

电话：0769—22861903 0769—22861888

网址：<http://www.dgerdc.cn>

邮箱：dgwh2006@163.com yanj@dgut.edu.cn

目 录

1 珠三角透视

- 1 柳冬妩 珠三角新型城镇化的文学想象
- 47 黄永健 深圳人文城市精神积淀：深圳十大观念
- 53 吴寒柳 东莞水乡与诗意栖居
- 62 江丹 彭云峰 珠三角城镇景观设计与城镇品质

79 长三角观察

- 79 赵婷婷 宣言时代：透过上海双年展探寻城市定位，1996—2012
- 97 刘 慧 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现状的调查报告
- 114 嘉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嘉兴市文物局)
嘉兴：城市有机更新中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121 《北京折叠》专题

- 121 曾 军 《北京折叠》的善治寓言和郝景芳的乌托邦想象
- 132 刘慧慧 为什么折叠城市运行了五十年？
——论《北京折叠》中的维稳机制
- 142 许 秀 《北京折叠》
——具象的现实
- 150 彭庆禹 未完成的折叠
- 159 尹 倩 《北京折叠》
——现代性分配艺术的批判
- 167 何霜紫 英语世界里的中国科幻
——论《北京折叠》的译文评介与海外接受

176 城市与公共文化

- 176 苏长鸿 都市背景下非遗产业化传承群体的困境研究
- 183 张斌华 民间资本参与东莞新篮球中心运营与管理研究
- 200 鄢玉菲 民间文学资源的传承与创新
——以“老鼠嫁女”故事为个案

212 影像文化

- 212 严前海 盖茨比形象的电影接受史分析

珠三角新型城镇化的文学想象

柳冬妩

在《乡村与城市》中，雷蒙·威廉斯将英国 19 世纪与 20 世纪的文学史当作一种城乡研究，诠释乡村田园文学模式如何转变为都市文学模式，引出了大量关于文学、政治和历史的非常复杂的问题，这一研究理路对于当下的中国文学研究同样具有启发性。与威廉斯所研究的城乡相比，中国当代的城乡具有更加复杂的文化特征。

随着上亿农民工进入都市打工并且形成大规模的流动，城市空间已经和边远的城镇、农村的空间交错融汇，并且在网络的虚拟空间对照映射下构成了多种空间关系。特别是珠三角地区，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文明以并置状态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使得珠三角的城乡生活与经验非常复杂。珠江三角洲毗邻港澳，包括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中山、珠海、江门、肇庆、惠州共九个城市，是中国最早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地区。在中国乡村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当遭遇现代性冲突时，珠三角新型城镇化所呈现出来的矛盾与张力，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在当代珠三角的城乡社会生态中，不同文化群落之间的差异、矛盾和冲突一直是作家写作所关注的突出问题。作家对珠三角新型城镇化的文学想象，引发了我们对城乡中国的现实、困境及心灵需求的真正了解与思考。

一、诗歌：对城中村的现场书写

中国乡土大地的历史悠久与沧桑厚重，一直是诗人写作的源头，田园情结在诗歌里已呼吸了几千年，而散布在中国大地的上百万个自然村落自然就成了几千年农业文明的自然载体。

在中国，谁敢说自己和乡土大地没有任何关联？我们的祖先永远埋在那里，

是那里的青山碧水庇佑着他们；我们血液的一部分就来自那里，一些没有名字的村庄、河流与山谷。诗人海男还专门写过一本书，叫作《乡村传——一个国家的乡村史》。但在20世纪末期，随着城市的快速崛起，一个国家的乡村史终于被史无前例地改写、刷新或者终结。“打工诗人”绝大部分出身于乡村，乡村事物和乡村经历是一种不可忽略的背景，但当对“打工诗人”的写作进行考察之后，笔者发现对“打工诗人”影响更大的却是乡村的另类——“城中村”。“城中村”与“农民工”，这两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过渡性称谓，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构成了一个时代的宿命。雅斯贝尔斯说“过渡阶段是一个悲剧地带”，“打工诗人”就是悲剧的承担者。城中村是“打工诗人”现在的栖息场，是他们孤寂、焦灼或淡漠的目光一直深切关注的存在之网，也是他们在行为和灵魂搏斗中企图触及和超越的最真实的现实。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变迁实际上就是两个村庄的变迁，中国的冲突就是两类乡村的冲突。两类乡村相互侵蚀，相互吸引，相互抗拒，相互融合，互为表里，“打工诗人”的写作在这两类乡村的广阔背景中凸显出我们民族的命运。他们的写作正如他们自身的命运一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乡土中国的沧桑变化、痛苦或幸福的经历，这一点使他们与过去的“乡土诗人”截然不同。20世纪90年代前后，人数众多的“乡土诗歌”写作大军，构成了新时期诗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一种写作向度。“乡土诗人”和“打工诗人”的人生情结、情怀、情感、思维方式都源于农村，根系土地，但他们之间的差别也是显而易见的。两者都经常在“亲情—乡愁—家园”的环绕里，尽可能地去捕捉古老原型、母题中的亮点，做温馨而质朴的歌吟，或者触摸其他的生存景况，从而不时晃动感悟的触须。“乡土诗人”多是通过追溯、缅怀的方式进入对象，而“打工诗人”则直面都市层层推进、乡村节节败退的景况，在古老与现代的碰撞中，在农业文明蜕变的语境中，来书写心灵遭遇的激烈分化和冲突。例如：新兴乡镇工业污染造成的生态失衡、土地贫瘠和封闭环境中的宿命、后撤的村庄与逼近的都市的“守攻”关系、传统节奏与生命律动加快的冲突、消亡的田园与工业的咄咄逼人，等等，这些都围绕着“打工诗人”的旧创新痛，及时被纳入了他们的视野，增加了他们写作的活力与敏感。这一切集中体现在“打工诗人”对两个乡村的书写上，他们对这两个乡村的书写有着惊人的一致性。

在进入“打工诗人”的“村庄”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著名诗人杨克的《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有助于我们对“打工诗人”写作背景的洞察。

厂房的脚趾缝/矮脚稻/拼命抱住最后一些土//它的根苗/疲惫地张着//
愤怒的手 想从泥水里/抠出鸟声和虫叫/从一片亮汪汪的阳光里/我看见禾
叶/耸起的背脊//一株株稻穗在拔节/谷粒灌浆 在夏风中微微笑着/跟我交
谈//顿时我从喧嚣浮躁的汪洋大海里/拧干自己/像一件白衬衣//昨天我怎么
也没想到/在东莞/我竟然遇见一小块稻田/青黄的稻穗/一直晃在/欣喜和悲
痛的瞬间

东莞作为在工业时代既让人自豪又让人沮丧的新兴城市，展开的绝大多数都是城市的奢华与繁复：夸张的广告，林立的店铺，长而又长的商业街，艳得像女人嘴唇的霓虹灯光，人群，车流，人声，车声……你好像掉入了一个充满变数的城市魔方里，身不由己地跟着旋转、游走、迷失。从东南西北任何一个方向进入这座城市，扑面而来的都是如水的车流、耸立的楼群、连绵不绝的工业厂房。这个在二十多年前还是一个素有“鱼米之乡”之称的农业县，如今已脱胎换骨，成为国际制造业名城，近千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躬身其间，为数众多的“打工诗人”在村镇之间流徙和歌吟。在这座日新月异的城市里，每天都有大片的田野被摧毁，每天都有新的工程破土动工。城市快速地伸展着它的触角，水泥发挥着巨大的凝固作用。城市就像一只巨大的恶性肿瘤，它的所到之处，片草不留，从未被硬物伤害过的处女地被大片地吞噬、凝固，“厂房的脚趾缝/矮脚稻/拼命抱住最后一些土”。工业社会，钢铁的“客人”踏碎了田间的小路，人类失去了最后的田园牧歌情调和与大地的联系。诗人写出了对田园和大地的怀思，对精神性和灵魂的关注，对异化的敏感和拒绝。诗人在感受着土地的疼痛：“愤怒的手想从泥水里/抠出鸟声和虫叫。”诗人对“一小块稻田”热忱而明显的问候是自然而不可抑制的，对城市迫切而焦急的观照也充满着善意的爱护。稻田是乡村的象征，它代表着土地，代表着一种澎湃的生命和强旺的生机。

乡村基建于人们的内心深处，它映射了人类的童年和暮色，是回忆中有星星和月亮的夜空。城市中新建的高档住宅楼，仍愿意以“村”“庄”“园”等为名。对于一个漂泊在外的人来说，乡村寄托着心中最深厚的情感，也可以认为，乡村是一处隐秘的花园，保存着一切美好的东西。但工业化飓风催生的城市化浪潮，使东莞六百多个行政村几乎看不出乡村的影子，已变成“速成”性质的现代都市的一部

分，黄麻岭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村庄代表。城市对农村的步步侵吞，动态的城市文化不断向乡村文化渗透，而静态的乡村文化或趋从，或退缩，或负隅顽抗，农村的退让或臣服势在必行。对置身其中的“打工妹诗人”郑小琼而言，黄麻岭村便是一个无穷无尽的暗示，为她提供了一种巨大的想象力。在“打工诗人”的写作中，我们深入地看到了现代工业文明与传统农业文化的冲突，以及打工一族的心路历程。“打工诗人”以诗的折光，再现和观照了变革时期的乡村生活场景和生命景观，工业革命的生命力在“打工诗歌”中闪烁的火花映现了我们身后漫长的村庄阴影。

我愧于提及/它暮色中温暖的楼群/晚风吹过荔枝林/送来的喧哗/夜间的漫游者/街灯下一串一串外乡人的暗影//我在它的街道上行走/喝着它忧郁的月光/饮着它薄薄气息的乡愁和繁华/黄麻岭，一个广东的小小村庄/它经年的繁华和外乡人的美梦//我记住的是它的躯体上的一个小小的五金厂/它盛装我的青春、激情和/来不及倾诉的乡愁

(郑小琼《黄麻岭》)

黄麻岭的月亮充满了欲望/走在深夜的小巷/经过欲望灯火 闪亮的发廊/那些命如黄叶的女孩张开血色的嘴唇/吞食这暗夜的清纯/她们年轻的女血换来微薄的纸币/黄麻岭的月亮 向广漠的楼群挥洒着淡淡的色情光线/晚风吹过它皎洁的身子，像在睡眠/五金厂、玻璃厂、制衣厂和一所孤独的学校/在月光中闭门不出……/再走几步便是我的居所/但我始终不知道/我的家在哪一个地方/嘉陵江边的那个小小的村庄 那里的流水/一只漂泊的鞋子或者一个相恋的人的领带/黄麻岭市场的腥味像月光一样袭来/只有那扇窄窄的门还开着/让一溜子属于记忆的月光/走进村口 明白吗/这是黄麻岭 一个开放的小村/它半夜的月光灰蒙蒙/像是还在病中

(郑小琼《月夜黄麻岭》)

今天，中国的城中村，“像是还在病中”“让田园味的内心生长着可乐拉罐/塑料泡沫一样的欲望”(郑小琼《打工，一个沧桑的词》)。“城中村”，是欲望的百宝箱、欲望的燃烧炉、欲望的驱动器。这里的生活是鱼龙混杂和泥沙俱下，它是芜

杂的，因而又是浑厚的和多声部的，它是变化着的，因而也充满了种种欲望。郑小琼对黄麻岭的独特书写，触摸到了“城中村”的具象与情景，透露出时代文化精神变化的某些信息。在郑小琼对现实的勾勒描述中，我们所看到的“黄麻岭”，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隅图景，但她所表现的灵魂的具象画面或演绎过程，也许为我们提供了更为详尽细致的把握。她试图通过对黄麻岭的书写，来展示被这个时代的现象与事件处理过的人的心灵——一种普遍的精神状态。在一个烦嚣和灰尘太多的世界里，生命的能量无法得到恰如其分的释放，有关人类命运的种种悲剧便接踵而至。关注心灵的诗人无法拒绝世界的烦嚣，但她又不愿为缤纷的色彩所迷醉。

这么多年小酒馆的主人换了三个/但是卖苹果的河南人没有走/只是老了一些，理发店的女人换了无数次/还有同我一起来这里的六个人/一个去了深圳出卖身体/一个在南海开自己的服装店/一个在韶关搞传销/还有一个在流水线上劳作/一个回家嫁了人，最后一个人是我/还在黄麻岭黯淡的路灯下/念着这首诗

（郑小琼《给予》）

我们在这位身处生活底层与深处的“打工妹诗人”的心灵倾诉中，体察到一种与纸醉金迷、莺歌燕舞截然不同的生活内容，她揭露了我们在时代生活中被忽略的部分。只有那些坚定地护卫自己心灵的纯正诗人，最终才会获得缪斯的确认。

在东莞，这座对“打工诗人”而言有许多欢乐也有许多不快的城市里，在中国一切发达地区，工业中心吸引着那些离开了宁静而贫困的来自乡下的人们；新兴城市崛起于那些数十年前还只有牛在吃草的荒野；贫民居住的窝棚围建在大都市的周围。感情上的疏远成了太多太多人的苦恼。也许，因为缺乏与周边环境的亲近和谐，以及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家的感觉，因而对于一名打工者、一位流浪者或一名移民，不管我们怎样称呼他，要迫使他与现时社会融为一体看似合理却又非常矛盾。“打工诗人”置身其中的“城中村”越来越开放，但对一个外乡人来说，“城中村”却越来越坚固得像无法进入的堡垒。郑小琼对于这种情境有真切的表现：

黄麻岭，一个南方的村庄/在这里，在你的怀里，我只是一个过路的异乡人/哪怕我给予你以我的青春，梦想和少女光泽的美好的年华/我给自己的只有夜的寂静、守望、等待/点着却又将熄灭的灯盏/我给你肉体的雪和灵魂的雨滴/深夜的睡眠和两点钟月光投影着的眺望/我站在你冬天的风中诵读你的喧哗、暮色的楼群/那个绿色邮筒的欢乐与寂寞/没有谁会在这里记起有一个外乡女子的信件/她的激情 她宿命的低吟/黄麻岭，你一个沿海小小的村庄我给你生命中重要的信件/你却给我一个无法完成的结局/给我疼痛、回忆、一个流浪者的忧伤

(郑小琼《给予》)

全诗充满感伤忧郁的情调，从头至尾贯穿着一个孤身的外乡人的形象，它体现了打工一族的根本处境，不仅说明了“打工诗人”作为主体的“人”对“存在”的本真状态的追问，而且也凝聚着打工一族拆除文化壁垒以及重新面对世界的心理过程。时代的惊涛骇浪把年轻的女子抛在异地他乡，年轻的心灵遭受着打工生活的胁迫。在五金厂的钢铁声中，郑小琼天天“沉默在淬火的铁片中，默守着时钟走动的声音”，忍受着机器对人的冰冷磨砺。我们在她的诗歌中，看到了她打工这么多年留下的脚印。

我写到路灯，它孤独，是啊，它多像一个乡愁病患者/我写到街道，它宽广，灯火辉煌，但是哪里又有我站立的地方/我写到五金厂的炉火，它暗淡的光啊，照亮我苍白的青春/我写到爱情，它甜蜜的味儿，它不知明天会怎样的辛酸/我写到黄麻岭，这个收藏我三年青春的沿海村庄/啊，我最后将写到自己，一个四处奔波的四川女孩/啊，这打工生活——我将要忍受怎样的孤独与命运

(郑小琼《我在黑夜里写下》)

月光里楼群、霓虹、犬吠、车辆、荔枝林。以及/相伴三年的五金厂的炉火，一个哑语的拾荒人/孤独而单薄的背影，圆脸细眼的老板/油腻腻的工友手掌(苦涩而微笑的生活)/扳手、线切割机、啤机、电线、铁剪/伫立门口开花的植物，断残的手指//在冰冷的模具上逝去的青春与爱情/偶尔望见大

街上一群背着行李的外乡人/她们来来往往，她们年轻的微笑/多像三年前的自己啊，一双眺望未来的眼睛/我是这样生活在异乡的村庄，只有在深夜/在捆死在开发这棵树上的耕地的荒凉中/传来两三声古典的蛙语与虫鸣，我才发现它们/和自己一样，一年一年地活在不由自主的流浪中

(郑小琼《活在异乡的村庄》)

活在异乡的村庄，活在不自由不自愿的流浪中，郑小琼仿佛是被动的，是一个“物”。她无奈于其中，无言于其间。她的诗夜凉如水，舒缓婉约，是回旋的，是伤感的，是激情消退后的茫然。这是郑小琼的个人情绪，但也触动了时代的敏感神经。在郑小琼的诗歌中，她多次写到了荔枝林，荔枝林是属于乡村的，但异乡的乡村已不属于乡村。

黄昏的雨水浇灭了一天的单调和劳累/外面是秋天的荔枝林/是雨水轻轻洗涤过的绿色鸟鸣

(郑小琼《暮色》)

荔枝林、雨水、绿色鸟鸣，这是生存重荷下的一线抖动，是一个村庄的历史原型，是没有被工业化浪潮碾碎的诗情，是诗人乡村之梦的追忆与延伸，品来别有一番滋味。“打工诗人”的忧伤面容被镶嵌在这个风景的深处，像一道令人难以察觉的光线，但她在这优美的情境里得不到精神的理疗，秋天的荔枝林也听懂了她的心语：“它们的清澈让我只想流泪/雨水轻诉着外乡人内心的疼痛和乡愁/像残缺的命运，依然在一棵叫奔波的枝上闪烁/一群背着行李的年轻人唱着歌谣在大街上走着。”她，一个五金厂的女工，一个来自内陆的女子，在不属于她的黄麻岭，她的内心充满渴望，却又常常陷入雨水一样的迷茫。

风中的树木、纸片，随风摇晃起伏/它们不由自主的姿势多像我/一个流浪在异乡的人/在生活的风中踉跄/一盏明亮的路灯照着比纸还白的面孔/月光消瘦得如一行单薄的汉字/它今夜会不会温暖我的梦境

(郑小琼《流浪》)

异乡的月亮温暖不了“打工诗人”的梦境，郑小琼不得不在诗中回到那个遥远的父母之乡，在真正的乡间形象与词语中回忆人类美好的生活，以使在现代工业文明中日渐消亡的人类朴素、善良、透明、纯净的自然情感得到苏醒。在《夜》《清晨》《唢呐》《秋草》等诗中，诗人把目光从她置身其中的黄麻岭抽出来，在不知不觉中引入了一个新鲜而亲切的内陆乡村景色，带进“嘉陵江边的那个小小的村庄”。诗人把心灵贴近了诞生和逝去的美好故土，寻找着自己的根系与命脉。她逃离那个村庄，是因为那儿的生活令人难受，她在远方的土地上寻找看不见的幸福。贫穷的故乡，在诗人的描写中比实际要美好得多，因为现在我们永远失去了它。

怎样才能描述一个乡村的夜/二千吨的黑与静覆盖着屋舍田野树木/一滴沾满露水的星辰和三钱重的蛙鸣说破夜的秘密//六月的玉米地里倾泻着喃喃自语的拔节声//一条河流突然停止奔跑/接下来一只惊飞的鹭鸟/突然撒下五千克的尖叫//一个轻如鸿毛的乡夜突然变重了

（郑小琼《夜》）

多么纯正清澈的一种声音，多么鲜活明快的一些意象！这些带有乡村胎记的意象沉淀着诗人的情感和梦幻。这与诗人现在所置身的乡村——“城中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被放逐后的记忆，记忆中的家园被那蛙鸣、鹭叫、拔节声唤醒，如暗夜中的烛光，如漂泊途中的灯火，带来一点慰藉，一种依托。只要回顾一下农业时代的家园格局，我们会走进一幅光线柔和的风景图。除了带有炊烟的农舍之外，连绵不断的绿色田野和纵横交错的河流，是家园最核心的事物。土与水的混合气味，加上鸟语花香和牧童的悠远笛声，构成了家园之爱的芬芳标记。因着断肠人在天涯的特殊情境和距离感受，故乡，千百年来被情绪化地大大美化，以至像伊甸园般尽善尽美，神圣而永恒。对田园恬淡生活的向往，即意味着对尘世浮华生活的厌弃。对田园文化的孺慕，在古代中国，诗人反抗的是官本位，而在当代，“打工诗人”所规避的却是现代工业文明所分泌的孤独、异化与喧嚣。诗中的乡村不单是乡情的抒写，乡村对她来说可能更多地意味着灵魂的故园和归宿感。正如郑小琼曾写道：

别人的屋檐你必须低着头进去/我常常想起古代那群寄人篱下的诗人的
呐喊……/我的血液里注定排斥着这个城市/我的血液还盛装着北方那个村
庄/尽管它贫穷而荒凉 尽管它卑微而潦倒/但在我的心中是一座山的重量

(郑小琼《居住》)

诗人带着伤害去爱，在流离失所中不断通过语言去回望那唯一的故乡。但诗
人终究不能回到田园牧歌式的中世纪梦境中，那不仅是一个虚幻的世界，更是一个
贫乏的世界。

多少年了/我还在怀念那场经年的大雪/飞翔的弥漫在二千里以外的村
庄、山冈、河流、树林/以及一个叫永红的小地方/简陋的鸡鸣中/我躺在床上，
倾听咳了三十年的父亲/……那一个在雪地里佝偻地担着蔬菜的老人/他
必须穿越六里路长的积雪/去一个幸福的镇子 他必须在冻雪中/卖完最后一
棵还冻雪的蔬菜……/我看见雪花压着父亲，痛/在心中弥漫，像那年的雪一
样扩散

(郑小琼《雪》)

在那个叫永红的小地方，“打工诗人”看到了村庄的灵魂，父亲的灵魂，农民
的灵魂，沉闷、清贫、失意、纯朴、缺乏活力，他已经进入暮年，被沉思、回忆
和绵长的等待所缠绕，家园已经荒芜，那里的人像梦的影子，消失、重逢、再消
失，若即若离。

老家的谷子是发了芽的，老家的老人/总是唉声叹气，在自己养活自己

(马道子《去年九月，回了趟老家》)

还是那几间土坯房，这是我二十年的记忆/紫云英满坡遍野，我的乡村
在飘摇中美丽/我的二叔、三伯依旧贫穷，我也无法分解他们口腔里的异味/
……送葬的队伍远去了，我泪水里闪烁的不仅仅是一丝惊恐/还有羞惭，还
有无边细雨中蚂蚁般的疼痛

(杨晓民《乡关》)

与发达地区的“城中村”相对应的，中国数以十万计的内陆村庄正在蜕变成“空心的村庄”，被现代化所遗弃的性质使之忍受着孤寂和无言。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主动纳入全球化的过程。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在确定中心的同时确立边缘，同时划定全球化的边界，以最终确立现代化的等级秩序。中国发达地区的“城中村”在幸运地被纳入全球化并“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同时，广大内陆农村地区，却又不幸落在了全球化的边缘。在全球化内在的“新自由主义”发展逻辑下，它们堕入了更加底层的底层，不仅要承受不平等格局带来的剥削，而且还要承受日渐加剧的内部不平等带来的恶果，它们面对的不仅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变异，还要面对不平等的分工和分配结构，以及国家内部的地区差异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内陆乡村就实实在在地落入“九地之下”了。对于那些养育了自己的村庄，“打工诗人”与它们的现实关系也越来越弱，甚至可以忽略不提。

门前的路被杂草掩盖/我只能在记忆中分辨出来/一些亲切的门已不存在/剩下的门一直关着/锈迹斑斑的锁/等待偶尔的打开和最终的离去/钥匙锈在千里之外的背包里/藤蔓蜷起衰老的身子/从灰黄的土墙上泛出新绿/稻草在房坡上一天天烂下去/几只麻雀啄食着稀薄的阳光/和自己的词语/跳跃的技艺与众不同/与众不同而显得怪异孤立//背着无处不在的绿色屏障/故乡的村庄像我的血液摇晃不定/我自己早已是瞬间的一瞥/就像这些沉默的树叶/在沉默的小路上，眨眼之间长出/更多沉默的树叶/风轻轻托起枝头的寂静/熟悉的人越来越少/陌生的狗越来越多/我望它们一眼/它们也望我一眼/我真想像狗一样对着村庄狂吠几声/让沉睡的鸟儿一只只苏醒

（柳冬妩《空心的村庄》）

这是笔者 2001 年秋天回到故乡皖西那个叫会馆村的村子所看到的真实场景。面对被工业社会 and 城市化进程所遗弃的乡间景色，“我”像一个旅游者一样回到故乡，但注定又像一个旅游者一样匆匆离开。对很多人来说，“乡村”这个词语已经死亡。“我只是担心在衰弱的暮年/找不到返回故乡的路程”（宋晓贤《诗》）。诗人的担心并不显得多余。在过去的时代里，乡村具有诗意的、浪漫的以及现实的特

征。但现在，不管是发达地区的“城中村”，还是内陆的“空心村”，它们都失去了乡村的灵魂和财宝、内容和形式。一无所有，赤裸在大地上。

法国诗人佩斯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仪式上致辞说：“诗人不约而同地同历史上的种种变迁联系着。在他时代的悲剧中，对任何事物他都不会感到无动于衷。祝愿他在这个狂暴的时代里为大家鲜明地表达出对生活的兴趣吧。”在“打工妹诗人”郑小琼构建她黄麻岭诗歌群的时候，另一位重庆籍“打工诗人”张守刚的“坦洲”已浮出诗坛：

坦洲整夜没有睡眠/它身上布满精力充沛的灯光/无数坦白的呓语/支撑着这样的夜//我首次抵达/耳闻目睹/夜幕下的辉煌/谁在背后操纵/没有谁比我更清楚//坦洲，南方的一个工业小镇/地图上无从找到/尤其在这个夜晚/为了这一刻/我徒步了几千里行程//身为打工仔的我/猫着身子/跌进坦洲工业区的夜晚/我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

（张守刚《我在夜里抵达坦洲》）

这首诗写的是张守刚从故乡抵达异乡——坦洲第一个夜晚的真实感受，确定了他与这个地点的诗歌宿命。那年腊月，在老家经历了种种失意之后，一个雪花飘飘的日子，诗人硬着头皮离开了故乡，坐轮船，乘火车，经历了无数的周折，三天后的一个夜里，他被一辆风尘仆仆的公共汽车扔到了中山市坦洲河边的黄桷树下，疲惫地躺在黄桷树下，他陌生的眼睛找不到老乡的那家工厂，周围的厂房射出通宵达旦的灯光，是那么辉煌，对于他却又是那么迷茫。“他茫然的目光/被城市美丽妖艳的灯光刺痛。”两年之后，张守刚开始写诗了，回想起那个夜晚，他一挥而就。也许就是那个夜晚，引发了张守刚诗歌写作的真正契机。许多年来，张守刚一直待在坦洲工业区的一个角落，用诗歌的眼睛捕捉周围的生活，把诗歌的触角伸进了坦洲的每一个部位。

在广东中山市一个名叫坦洲的小镇打工十年，这构成了张守刚生活中私人性领地，使他对打工生活有着独特的感受和认识。在这块领地中生成的诗歌，虽然不是仅有的，却是不可替代的，尽管它也可以成为别人的诗歌。在坦洲，张守刚诚实地面对与自己相关的存在，以及存在的细节——他的疼痛与不安、寒冷与梦想、希望与慰藉。在坦洲的生活经历和具体事物，成为张守刚非常重要的诗歌资